

【艺海泛舟】

## 当茶遇上了文化

文 黄凌(曹家村)

茶是什么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答:植物,饮料,药材,商品。都对不全对。茶是文化,是千百年凝聚起来的一种人文精神。中国是茶的故乡,从神农时代起,炎黄子孙就开始饮茶了。掐指算来应该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。

初饮茶的时候,我和很多人一样,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仅仅是一名“喝茶人”,以解渴为主。后来我渐渐地被茶牵引,常邀三朋四友一起喝茶。借着茶兴谈人、谈事、谈理、谈过去、谈未来,成了一名品茶者。茶,蕴藏着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文化。它不但与历史同在,而且见证着历史的前行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明环境下,茶演绎着不同的身份和角色,附加了不同的文化价值。自从茶杯注入一种时代的文化之后,茶已经不再是茶,而是一种“与时俱进”的文化。

在不同的年代,不同的领域,

不同的对象面前,茶文化的内容和指向都各具内涵。在文化,就有“茶文同源”之说,茶被赋予了有流动能量的茶力。古时候文人之间,茶是展示才华和自我的媒介。在民间,茶承载的是生活之道,是解渴治病的神农百草。茶,生在不同人家,彰显不同的文化,发挥出不同的能量。

自从茶遇上了文化之后,茶文化的理论、风俗与内涵,代代相传世世延续。人们在喝茶的时候,解渴的成分越来越淡,品尝的意境越来越浓,更多的是喜欢茶所带来的和谐氛围。在高雅清静的环境里享受当下放松身心是一种生活追求和艺术享受。

21世纪,茶文化的传播按下了快进键,茶的商业化随之快速推进。茶文化与商业携手共进成为社会进步的粘合剂。

在茶文化的世界里,茶商与茶道渐渐地趋于一体,茶商在“入商”之前,为生意发展计,未雨绸缪

地首先研究茶道,这在客观上对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在茶文化走向繁荣走向普及的过程中,怎样保留和沉淀茶文化精髓,怎样过滤茶文化的泡沫,怎样继承茶文化的包容与涵养,怎样延续茶文化的美好记忆,这应该是当今茶文化发展的焦点。它不仅是硬件的复古、形式的移植,也不应成为现代市场的附加值,而是一种茶叶本身的“味道”,也就是茶与原生态的关系。

茶与人间正道的关系,才是原生态的茶文化。从古至今,人们从未间断过传播和继承各种各样的茶文化。我们在享用这些历史文化时,也在对茶化进行改造创新,茶文化的与时俱进正是弘扬茶文化的原始动力,它带给人们的是生活的品位以及品质。

茶可以让人们的生节奏慢深沉,茶可以让人们的心境坦然,茶可以让人们的思维清晰起来。茶

可以让人们享受闲暇的品质,专注于简朴的生活,而活出不简单的人生。把“只是存在于当下”的道理悟透,这一刻,茶就是疗愈的能量。茶可以让人们在人际互动中

显得简单而真实,宁静而高雅。茶带给人们做人的洞见,创造了茶道与商道。如此之类,茶的文化极其深厚,茶也就成了无处不在的文化。

【居民来稿】

## 旅友敏芳

文 邓安华(世纪同乐)

敏芳六十多岁,面容姣好,中等身材,是我们老年旅友团的一个资深旅友,已和我们共游十年。

敏芳心灵手巧。她不但善于持家,还精于制作各色糕点。每逢团队清晨出发,她都会选购优质食材,精心做成粽子和月饼,细心地用食品袋一一包好,由老公送到机场或车站,旅友们人手一份。我们向她表达谢意,她总是摇摇手说:“不用谢,只要大家觉得好吃就行!”

敏芳喜欢唱歌。旅途上常能听到她哼唱歌曲和戏曲,召开车厢联欢会时,她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。我们这个年龄的老人常常只对一些老

歌、红歌比较熟悉,敏芳却与时俱进,会唱许多流行歌曲和现代歌曲。我向她打探其中的奥妙,她说“是在家打扫卫生时跟着播音器学会的”。

敏芳喜穿旗袍。每逢出门旅行,她的拉杆箱总是最大,里面装有多套备用的各色旗袍。她穿着旗袍爬山涉水,脚步仍然十分轻巧;穿着旗袍在各个景点拍照,她的相片总显得格外靓丽。去年在朝鲜金刚山,她身穿旗袍、脚穿高跟鞋一口气爬到山顶,令我们这些男士也自愧不如。也有尴尬的时候:去年游览陕西雨岔大峡谷,适逢谷内积水,敏芳只好拎高旗袍在水中艰难前行,其状况十分狼狈。

敏芳天性乐观。出门旅游时,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“年纪老了,要快活每一天!”旅友们都说敏芳是团里的开心果,有了她,旅途就不会寂寞;她偶有一次不去,大家就会感到缺少了什么。在家的时候,她除了操持家务,还要走亲访友,到寺庙和小区做义工,甚至去陪护生病的同事朋友,忙得不亦乐乎。三年前,敏芳生了一场大病,她却更加想得开了,“过好每一天”叫得更响、更勤,旅友们都夸“敏芳的心态真好!”

敏芳还是个十分看重情义的人,你对她有一分好,她会还你十分。旅友们都说:我们这个团有了敏芳,真好!

【惬意人生】

## 最是人间烟火味

文 徐少平(曹家巷)

若有人问,哪种食物最有人间烟火味,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:烤山芋。

儿时一句歇后语形容得最为贴切——“锅塘里烤山芋——枯了皮”。“枯”字读第二声,字典里虽查不到,方言里却很形象,“枯皮”是事情搞糟了的意思。童年零食,最多的便是这烤山芋。每当柴火灶烧毕,往尚有余温的灰烬里埋上一两只不用洗的小山芋,约莫十分钟光景,那余烬便将它们煨熟了。用火钳揀出来,捧在手心,左右手来回颠簸,一边吹拂着沾附的灰烬。等不及片刻,便迫不及待地剥开那枯焦的外皮,皮上粘连的山芋肉,少不得还要用牙齿仔细刮净。说来也奇,家乡的泥土经火一烤,竟生出一种特别的香气,即便连皮带泥吃下也无妨。

若有小亲戚来访,烤山芋便是最好的招待。如出门,则留张字条:“锅膛里有两只烤山芋”,便是最温暖的挂念。

结婚后有一次陪爱人去兴化,她去招商城进货,我独自街头闲逛。时至中午,饥肠辘辘之际,忽闻一阵焦香。循味寻去,见一老者守着烤炉。我立刻掏出六角钱,挑了个最大的急吼吼吃下。那香气之浓郁,滋味之甘甜,至今想来仍觉唇齿生津。

读师范时,有时候周末白天去看电影。影院门口总有烤山芋摊子。记得那次看完《庐山恋》,从幽暗的影院步入白昼街头,心绪尚被电影撩拨得摇荡,眼前也有些朦胧,腹中更觉空空如也。便和同学围在烤炉边,眼巴巴等着新鲜出炉的大家伙。刚烤好的大山芋烫手,掰开两半,一人一份,那热

乎劲儿暖了身子,也定了那颗驿动的心。

退休后来到了上海,街头鲜见烤山芋的炉子。取而代之的,是林林总总的烧烤店,一到夜晚,孜然、椒盐、麻辣等浓烈气味便弥漫开来,飘荡在小区上空。女儿曾带我去过,店内食客爆满,全是年轻人,佐料五花八门,烤品琳琅满目,唯独不见那带着泥土气息的山芋。心头竟无端地漫起一丝惆怅。

前不久游锦溪古镇,街头又见那熟悉的烤炉。几个老人带着孩子围在旁边,各自捧着烤山芋,啃得啧啧香,脸上洋溢着满足的欢喜。我几乎脱口而出:“你们为何这么高兴?”话未出口,心中已经有了答案:这炭火烧烤的朴实香气,这街头围炉的简单快乐,才是最本质的烧烤,才是人间最真实的烟火味。



《金色的向日葵》 陈新(白玉新村)